

编者按

曹谷溪,原名曹国玺,笔名谷溪,我市作家、著名诗人,《延安文学》原总编,延川《山花》创始人。延安市首届文联党组成员、常务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团顾问、华西大学路遥文学院院长。著有诗集《延安山花》(与人合作)、《第一零一次希望》、《我的陕北》,主编《新延安文艺丛书·诗歌卷》《绥德文库》《志丹书库》《延川文典》《宝塔文典》,纪实文学《追思集》《高天厚土》《大山之子》《奉献树》和《人民记者冯森龄》等。2026年5月29日22时,因病在延安逝世,享年85岁。为深切表达对其的崇敬和缅怀之情,本报甄选各界追思诗文、名家评论文字及其生前散文佳作集结刊发,以此感念其多年倾心文艺、扶植后辈、守护乡土文脉的赤诚初心。

陕北是个大气场

曹谷溪

一百多年前,一位名叫史密斯的英国传教士在延安乃至全国做了多年实地考察,并翻阅了大量中外历史文献,撰著了洋洋三十万言的《官员与传教士在中国》(刘睿博士译本为《辛亥革命前后的延安》)。他在这部著作中写下这样一段话,令人惊叹:“不管我们曾对延安府的将来有何贡献,有一个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延安府的历史不会是从我们开始,它的历史比亚伯拉罕还要古老。我们的调查工作渐渐让我产生了一种近似敬畏的谦卑。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着永恒过去的地方,在中华文明进程中,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与这个地方密切相关,有些甚至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对这个地方的了解越多,敬畏也与日俱增。”

陕北特指陕西延安和榆林地区,北到榆林长城,南到渭河北山,西到子午岭,东到黄河,处在整个黄土高原的中北部。史密斯的话语让我们看到了陕北这块土地的神圣与厚重,以及它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我曾在许多场合讲过,陕北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这里有开天辟地的盘古氏,这里有人文始祖轩辕黄帝,这里是尧舜禹的始足地,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汉民族文化的一切形态和特征,都是从这里繁衍开来、发展起来的。特别是象征中华民族精神的黄河、长城、黄帝陵在这里交会,使这块古老的黄土地披上一种神秘的色彩。在偌大的中国版图,看似不起眼的陕北竟在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领域占有独特而非同一般的地位,而每个领域的研究探索都与这块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诗云:“天之高焉,地之古焉,惟陕之北。”陕北文化是博大精深,是多元包容的。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并存融合,游牧民族和中原王朝的烽火硝烟,二十多个古老民族的此消彼长,让这块地域闪烁着一种特殊的光芒,给予陕北土地一种包容性、奉献性和担当性。

六十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走进陕北,才看到一个真正的民族,才看到真正的中华民族文化。”在整个民族文化构成中,农耕文化无疑是构筑这个伟大民族精神大厦的基础。据史料记载,我国小米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七千年前。时至今日,小米仍然是陕北粮食种植不可缺少的一项。正是由于有相对悠久的农耕种植历史,才有了中华文明引领世界文明数千年的辉煌;正是基于早期农业经济的发展,才有了中国的先哲们通过长期的实践,探索和争鸣,形成了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并使之成为照耀中华民族成长的最温暖、最灿烂的光芒。而支撑这一切的主体就是农民,他们不仅用自己的勤恳劳作维系了一个家庭、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将

独具民族特色的饱满而深刻的文化传统、道德礼仪虔诚地传承下来。

安居乐业是陕北农民最朴素的生活追求,这种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充分融入了陕北人的日常生活中。陕北人知礼、宽厚、包容、正义,面对是非曲直,他们有自己的衡量尺度和标准,即使面临最艰难的生活境遇,他们依旧秉持饱满的生活热情、丰富的思想情感和严谨的道德操守。在陕北,我看到的是在一种在艰难环境中的生存智慧,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之根。

陕北是座文化富矿。走进陕北,你会被这里清新的空气所感染,被浓郁且独具特色的民风所感动。这里生长民歌、生长爱情、生长英雄、生长充满激情的生活。鲜艳的窗花、腾跃的歌舞、热烈的秧歌、张扬的腰鼓、古铜色的面孔和袅袅升腾的炊烟,构筑出一处喧嚣世界中的精神家园。陕北人将自己的爱与恨、欢乐与哀伤、追求与企盼寄寓在种种民间艺术活动之中,使单调而艰辛的劳作变得轻松愉快,充满情趣和诗意。

陕北特殊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也孕育了别样的文学,慷慨悲凉,充满英雄气概。成长于陕北的作家与诗人将目光凝聚在黄土地的平凡生活上,将人的悲苦与刚强诉诸笔端。作家路遥之所以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的焦点,正是基于他对陕北这块土地的深刻认识和深深眷恋。他曾写道:“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

在陕北黄土高原,鬼斧神工般的山魂水魄自然洞开、深刻灵动,这里的每一座大山都活着,每一条山沟里都流淌着动人的传说……正是由于陕北的闭塞,才使中华民族原始、淳朴、古老的文化在这里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直行走在陕北这块有形与无形的土地上,与这里有一种永远不断的情缘。我曾遐想,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块土地上有多少先贤、豪杰曾用自己的苦汗、热泪和鲜血渗透了这块土地,这里的每一粒沙土、每一株草木无不蕴含先辈们思想的结晶。

我曾说,陕北是一个大气场。不论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人,还是客居陕北的异乡人,只要投入陕北的怀抱,让自己的心灵与这块土地同步震颤,就一定能取得巨大的能量:在陕北大山中,是诗人,就能产生灵感;是画家,就能打开画夹;即便是一头牛,也会激动地仰天长啸,呼喊出难以抑制的振奋与激动。如此,才有一曲《兰花花》唱遍全中国,才有延川的布堆画、洛川的毛绣壁挂漂洋过海,才有在北京亚运会上打出刚劲气势的安塞腰鼓,令海内外各界人士为之赞叹。

社会评价

曹谷溪先生为延安文艺事业的持续繁荣和健康发展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与心血,由此也为陕西的文学事业和中国的文学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对此,文学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白桦

作为一名长年扎根基层的文学工作者,谷溪的身边总是簇拥着众多爱好文学的青年。只要这些青年爱文学、肯上进,他就非常热心地帮助他们改稿、推荐发表。即使他年逾耄耋,他仍特别能设身处地地体会青年人奋斗的艰辛,家里也总是围着一群寻求指点的文学青年。

在文学的道路上,他就是一位辛勤的老农,只要发现有一棵破土而出的文学新苗,他总会细心呵护,精心培育,待以成长。

——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厚夫

谷溪是不知疲倦的,也是不忘初心的,他一直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他的诗歌始终指向那一片天地相接的黄土高原,倾其一生以此为本创造着完美的诗歌神话,尽管这里山大沟深,河道七扭八拐,但他未曾有过丝毫的犹疑,他知道他的使命就是歌唱,老天爷让他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要他用歌声不断叫醒人间沉睡的万物。正如著名诗人叶延滨给谷溪的诗中写道:“他是黄土高原的儿子,他把最美的青春/献给了这片生养他的土地/谷溪,永远在这里流淌。”是的,谷溪永远在这里流淌。
——著名诗人、《各界》原总编 远村

“工农兵定弦我唱歌”——这是曹谷溪先生坚守一生的艺术主张。如今,这位握过锅铲、执过长笔、守护文脉一生的诗翁,终究归于他眷恋的万山丛中。老黄牛诗人的歌声渐渐远去,但他留下的诗篇、学识、风骨与温情,永远不会消散。黄土高原的风,会一遍遍诵读他的诗句;陕北的信天游,会永远记得这位守护者;一代代文学后辈,也会铭记他的教诲,循着他的足迹前行。
——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王晓燕

悼念诗词

年轻曾任伙头军,热爱诗文似天生。
同好数人办小刊,山花烂漫报早春。
文出两川非妄语,路遥谷溪史铁生。
深耕文坛数十载,积累素材在基层。
文风质朴显厚重,乡土情怀意深沉。
人品文品人钦敬,扶持新秀守初心。
定海神针是雅号,三秦大地负盛名。
八十六岁驾鹤去,天地同悲铭音容。
(折复荣)

惊闻噩耗寸心摧,清冷长空星斗垂。
霁月光风涵四海,雪霜柴炭暖入陲。
青春名响驰天下,晚岁文崇立口碑。
回望卅年如一瞬,山花簌簌寄清悲。
(苏世华)

黄土高原念谷溪,山花烂漫报春泥。
先生驾鹤精魂在,风骨依然立作梯。
(程良宝)

惊闻噩耗陨文星,泪洒延州草木青。
慧眼曾扶千里马,丹心长照一青灯。
吟哦厚土情尤烈,守护斯文志未停。
此去瑶台应有赋,诗魂永伴大河听。
(赵振中)

一股寒流与夏违,山花垂泪草含悲。
延河东逝频回顾,深谷长溪伴鹤飞。
(肖宏伟)

文坛艺苑共沧桑,延水山花两慨慷。
扶植幼苗芽嫩起,浇培小树叶枝长。
馨将心血输荒野,傲把旗旌立莽疆。
风聚高原峰壑雨,河漫溪谷地天荒。
(孟建国)

俯身黄土即耕牛,未许闲心对白牛。
沥胆但期新竹出,至今诗魄立荒流。
(曹世玉)

忽知恩故逝黄泉,顿觉一时天地旋。
谷里山花噙热泪,溪边父老念情缘。
初心不负延河水,旧梦犹红宝塔天。
晚辈三千多少事,回眸尽是颂君篇。
(觅程)

惊闻曹老魂升仙,老泪纵横悲似烟。
山丹一朵花烂漫,三山峰起耸高原。
雄文五卷一根弦,河山溪绕乾坤湾。
篝火一燃燃川陕,鲲鹏展翅九重天。
(张宝泉)

沁园春·悼曹谷溪

延水无言,沟壑风止,宝塔霞凝。
泣文坛巨匠,知青挚友,导师远去,泪目晶莹。
吟诵家园,笔耕黄土,心系红源歌未停。
山巅望,有万千知己,赓续前行。
神州处处生情,凭定力、凌云志竟成。
赖《座谈》指向,人民至上,百花争艳,千业飞腾。
春夏秋冬,酸甜苦辣,铁马冰河足下轻。
东方亮,演霓裳歌舞,献与君听。
(张铁铿)

满江红·吊曹谷溪先生

延水声咽,清涧冷,山花蹀躞。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灶下铁勺翻白雪,胸中笔阵扫寒月。痛此时,撒手赴瑶阙,肝肠裂!
薪火灭?光未缺。提携手,何曾缺?忆黄河浪里,脊骨如铁。路遥白衣曾哭彻,拍肩厉喝真豪杰。嘱后辈,立足寸土越,酬丹血!
(王俊平)

高原峙谷,清溪一脉毓山花群彦;
大雅沉音,文苑千流仰骥坛斗山。
——著名作家、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白描

谷怀风云志;
溪载雨露情。
——陕西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 晓雷

谷溪不死,汇入江河。
——著名作家 和谷

谷溪故兮顾惜故昔谷溪;
顾惜谷溪故昔谷溪故兮。
——著名作家 陶正

扎根生活,讴歌时代,
诗肩多年称巨擘;
提携后起,栽培新秀,
文坛上下念好人。
——著名作家 海波

文坛损失大山抖落;
沉痛悼念谷溪先生。
——延安市文联

半生呕血兴文运;
一代高风励后昆。
——宝塔区文联

德艺千秋不朽;
声名万古长留。
——宝塔区作家协会

文学传薪延川地;
诗笔润土陕北天。
——延川县文联



马治权 书



曹谷溪诗选

黄河

一条巨蟒,
在西北高原的峡谷里穿行——
他怒吼,他狂奔;
用头撞,用牙啃……
最深的爱,挤压出最重的恨!
面对拦路的巉岩、暗礁……
他坚信,大海在他的前方,
高原的重托牢记心中!

夜,悄地来到灯下

红火一时的霞,退了。
夜,悄悄地来到灯下……

露珠在草叶上滚动,
花蕾正张开鲜红的嘴巴;
小鸟躺在妈妈怀中睡了,
甜梦中已展翅天涯……

风儿轻叩我的窗户,
月亮跟星星正说悄悄话:
爱神在夜里莅临,
生命的种子在夜里萌发……

不要再诅咒夜了,
没有夜的牺牲,
哪有昼的光华?

光明的种子

黄昏,像一只乌鸦
从远方飞来,
在村头的老树上落下;
是它啄碎了光明,
殷红的血还在嘴角滴答……

夜幕,笼罩了黄河两岸的原野,
夜幕,吞没了峡谷里翻腾的浪花;
船夫的纤绳断了,
妻儿空等望天涯……

光明会死吗?
光明真的会死吗?!
荒野里飞来点点萤火,
那里曾有千万个壮士倒下!

永恒的春天

不经意,走进
晚秋和初冬之间的无形之门
缓缓地走在落满银杏叶子的
山间小路……

蓝天上,百灵鸟唱着歌儿
展翅盘旋;
耳畔,却神奇地传来
叶赛宁优美的诗句——

金黄的秋叶,堆满心田
再也不是
青春少年!

歌儿,伴我前行,
大山,随我旋转;
自然界,春、夏、秋、冬
四季分明;
唯独在我的心中
有一个永恒的
春天!